

心香一瓣

## 洁白的马蹄莲

□复达

我喜爱马蹄莲，是因为它的挺拔雅致，高雅纯洁。

我家的庭院里有几株马蹄莲，种植在一只白色蓝色的瓷盆里。马蹄莲的枝茎有点细长，下半部分绿油油，往上渐渐嫩白，像身材高挑的美人，亭亭玉立的样子。深绿色的叶片向外飘逸，呈箭头状，大而宽阔，犹如一艘艘绿色的小舟，轻轻地漂浮在花盆上空。其顶端分成两枝，像一把微微张开的剪刀，甚是别致。这样的叶子宛如翠绿的盾牌守护着娇嫩的梦想，为马蹄莲增添了一种优雅的氛围，让人感到尤为舒心。几枚佛焰苞犹如一座华丽的微雕作品，光滑而柔美，赋予着一种丝绸般的质感。已开的花朵呈漏斗状，由一个大而宽松的花萼包裹着花蕊。花瓣上仿佛有一层细细的绒毛，如婴儿嫩嫩的脸蛋，白得像天上的朵白云，又若仙子的羽翼轻盈而飘逸。花蕊便如从花瓣中冒出来，像一个精巧的蛋卷。这种独特的形状使马蹄莲在花海中独树一帜。凑近花朵，一股淡淡的幽雅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这般独特的形状、洁白的色彩和修长的花瓣，都展现了马蹄莲那淡墨清丽中所蕴含的纯洁与高贵，真可谓“素花多蒙别艳欺，此花真合在瑶池”。

马蹄莲翠绿的花茎上缀以洁白的花苞，宛如马蹄，我猜想它是就此得名的吧。据说，其形状又颇似观音端坐在圣洁的莲座上，故又名观音莲。其叶子形似水生植物慈姑，也像芋头的叶子，它喜生长在野外温暖湿润的环境中，所以又名慈姑花、野芋、海芋等。

辛弃疾在《清玉案·元夕》中写：“沉水马蹄莲，清晨望皎洁。”晨露中的马蹄莲好似在轻颤一般，仿佛有着说不尽的故事要向世界诉说。错落有致的花朵，纯白的花瓣，在绿叶的映衬下，显得更为娇丽优雅，散发着一种纯



AI制图

净清新的气息。当阳光洒在花朵上，照亮了它们的璀璨美丽时，我忽然感到，这马蹄莲仿佛在告诉人们，美好从不缺席。

的确，马蹄莲所展示出的简洁流畅的线条美，以及令人惊叹的形态和色彩，就如同精致的艺术品，谁会不喜欢呢？马蹄莲的姿态自有一种优雅的韵律感，仿佛它不仅是植物王国的一员，更是一位舞动于风中的诗人。也无论它闻名于世，成为了无数艺术作品中的宠儿。

我更喜爱马蹄莲所释放出来的灵韵，带给我的是一种超脱凡尘的体悟。它就像女孩羞怯时提起白色的裙裾，缓缓低头，抚弄春

了憧憬。随着枝茎的抽长，更令人期待它的枝茎上绽放出洁白的花朵来。然而，直到八九月份，马蹄莲那原本花开第二季之时，看上去郁葱的枝茎上依然只是深绿的叶子在显摆似的。它一副充满生机的模样，却终究未有一点开花的迹象。我只是期待它来年能开出白净的花来。

忽然，我想到了曾读到过的古希腊神话。有一则关于马蹄莲的传说是这样表述的：希腊神话中的美神阿弗洛狄特是整个希腊最大的神坛。她因嫉妒落入凡间的美丽少女玛利安，将她变成了一株永远绽放美丽的白色马蹄莲。从此以后，“永恒”就成为人们对马蹄莲的一种期望与赞美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它都被用来代表真挚的爱情和纯洁的友谊，寓意为忠贞不渝，永结同心。

而马蹄莲雪白的佛焰苞中夹带着嫩黄的花序，却让它具有了更为隐秘以及暧昧的含义。希腊神话中的众多神和人都因为阿弗洛狄特的嫉妒而遭到惩罚，马蹄莲也不例外。阿弗洛狄特看到这种雪白美丽的花，就心生嫉妒。于是，在它雪白的花朵中央插上一根奇丑无比的棒子，以满足她的变态心理。就是这个奇怪的设定，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善男信女们浮想联翩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纯洁的马蹄莲当作性表达的象征。于是，这么一种美丽的花卉却被人们的淫欲所绑架，冠冕堂皇地被约定为婚礼殿堂上所必送的花束。

一种花竟有着两个版本的神话传说，阐释了两种不同的含意。是人们理解的切入点不一，还是因时代不同、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结果？我无从得知。我只感到，马蹄莲洁白的花身上所展露的独有气韵，已让我深深地喜爱上了它。管它神话怎么说，马蹄莲已烙印在了我心中。

2025年12月5日  
星期五  
责任编辑：何青  
版式设计：韩巧叶

05

海潮文艺

海边人家

## 习惯等待，静待花开

□薛晓波

站在渔港边，常会看见渔民们静立船头的身影。他们等待潮起，等待鱼汛，等待渔网出水时的沉甸甸——这份刻在渔民骨子里的等待，不是消极的守望，而是与自然相契的智慧，是藏在时光里的修行。人生亦然，从稚童盼着长大，到青年追寻理想，再到暮年回望岁月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“等待”相伴。它有时像晨雾，朦胧得让人焦灼；有时又像潮流，虽会迟到，终会奔涌而来。

等待的滋味，从来都复杂难言。它藏在中考放榜前父母反复刷新的网页里，藏在高考查分瞬间紧握的手机上，也藏在求职面试后彻夜难眠的辗转中。那些关乎前途的“大等待”，总让人心神不宁，甚至催生出些“无用功”——家长四处打探分数线，考生反复核对答题卡，看似主动出击，实则是被焦虑裹挟的慌乱。而生活里的“小等待”同样磨人：公交车站的翘首以盼，快递物流的日目查询，餐厅里迟迟不上的菜肴，都可能让好脾气瞬间崩塌。有人在这份煎熬里乱了方寸，像握不住渔网的新手，越是急着收网，越容易让鱼儿溜走；有人却能沉住气，如经验老到的船老大，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，终能等到收获的时刻。

真正的等待，从不是坐以待毙的消极，而

是藏着主动的坚守。就像舟山的渔民，休渔期里从不会空等鱼汛，他们会修补渔网、检修渔船、学习新的捕捞技术，为开渔做好万全准备。生活中的困境亦是如此，恐慌与抱怨解决不了问题，唯有在等待中积蓄力量，才能在机会来临时牢牢抓住。

装修新房时，我便在一场“连环等待”里读懂了这个道理。通过平台定制的木门即将到工期，中间商却突然失联，装修公司的催单电话像海浪般接踵而至。好不容易联系上生产商，对方坚持“款到发货”，望着聊天记录里冰冷的文字，我心里直打鼓——万一付了款收不到货，前期的投入都将打水漂。但事已至此，与其焦灼犹豫，不如主动核实：我查遍生产商的资质，联系上他们往期的客户，甚至视频连线确认了仓库里的木门实物，最终咬牙完成了付款。

可考验并未就此结束。付款后三天，发货单迟迟未到，我脑海里闪过无数“被骗”的念头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四天清晨，终于收到发货通知，却发现收货地址和联系人信息全错了——原来生产商的客服输错了数据。货要自提，不仅要额外花运费，还得协调工人搬运，又是一堆麻烦事。我压下心头的火

气，先给物流客服发去详细的更正信息，再主动联系木门生产商明确责任，最后跟装修公司说明情况调整工期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加了部分运费后，物流终于同意送货上门。

本以为能顺利装门，又发现一根白色封边条发错了型号，门无法精准安装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曾读过的《等待三天》，文章里说，遇到糟心的事，不妨给自己三天时间，很多问题会在沉淀中找到解法。我先让安装师傅测量好所需封边条的规格，再联系生产商加急补发，当最后一根封边条顺利送达，木门稳稳安装到位时，才得以心安。

这样的“等待哲学”，也藏在我家院子的改造里。我一心想打造出融合苏式园林韵味与长崎“桃源里”雅致的小天地，却连石板路该铺成曲线还是直线都拿不定主意。焦虑了几天，我索性不再急着动工，趁着周末去朱家尖的民宿借鉴庭院设计，去长崎岛桃源里实地取景，把喜欢的样式拍下来，并自学相关传统建筑文化，混乱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。院子的设计里，我藏了些自己的心思：入户处遵循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的传统理念，从院外草坪到院门特意铺了九块石板，取“十全九美”的意涵；院门外种上芭蕉

与石榴，芭蕉听雨有雅趣，石榴结果兆吉祥。可动工后，苏式院门的打造就卡了壳——舟山本地的工匠鲜有做这种工艺的，专程请苏州工人过来，又因工程量太小不划算。纠结许久，终于通过朋友拿到了参考设计图，再结合自家院子的格局反复修改，自己既当设计师又当监工，一点点调整细节，院门总算渐渐成形。这个过程虽曲折，却让我越发明白，等待不是熬时间，而是在解决问题中一步步靠近目标。

人生就像一艘航行在大海里的船，难免会遇到风浪，难免要在迷雾中等待航向。那些看似漫长的等待，其实都是时光的馈赠——它让我们在焦虑中学会冷静，在困境中学会思考，在不确定中学会坚守。就像渔民等待每一次潮起，等待每一季丰收，我们也在等待中慢慢靠近梦想。

不必怕等待的漫长，不必慌前路的迷茫。把心沉下来，做好该做的事，守好该守的念，就像等待一场海上的日出，只要方向没错，终会看见霞光冲破云层的那一刻。习惯等待，不是向命运妥协，而是与生活温柔相拥——毕竟，所有美好的事物，都值得我们多等一会儿。

屋檐下

## 慌什么

□秦钦儿

一只鸟“嗖”地射进来，落进刚出苗的萝卜菜筐——这是位“不速之客”。

这位“不速之客”披一身灰羽毛，颈上点缀一圈白点，有些像鸽子。这露台菜园可是我的，随随便便闯入，还打算顺点啥，礼貌么？它并未发现躺椅上晒太阳的我，我半眯着眼，一动不动瞅着它。它忽然反应过来，扑棱一下慌然退至栏杆之外，偏起脑袋，与我隔栏对视。此刻，我俩静静揣摩着对方。

这大白天明目张胆“偷”菜的，原来是珠颈斑鸠。前日来了一只踩点，今日这位胆子更肥，见我不撵，竟“咕咕”两声，在我眼皮底下呼朋引伴，又来了一对。你们眼里还有“王法”吗？恼是假的。几片菜叶而已，给谁吃不是吃？反正我种菜又不是为了吃。我甚至在栏杆上撒一些剩饭、馒头渣，置一盆清水，让路过的鸟儿们吃饱喝足，才有力气飞到更南的南方过冬。

蜗牛被菜园养得肥壮，大概也早已将这菜园当成了它们自己的家园，早晚都要背着壳出来散散步，不紧不慢，优哉游哉，身后拖出

一条银亮的黏液小径。种子站的老板向我极力推荐一款蓝色颗粒药，说是专治蜗牛的。只要在菜箱周围撒一圈，这些蓝色颗粒就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，类似于令蜗牛们敏感的信息素，吸引它们靠近，蜗牛只要碰到就会慢慢脱水而亡。我买了一包，却在角落搁置很久。

分享令人快乐，我才不在乎损失几片菜叶。

刚被鸟儿和蜗牛们啄吃得千疮百孔的菜苗，很快又长出新的叶片。新叶鲜嫩多汁，旋即被吃掉，吃了又长——这些青菜、水萝卜、红菜薹们为了存活下去，铆足了劲生长，这是生物之间的一场无声的比赛。

种子站里什么种子都有。老板说，现在有什么季节不季节的？人想吃哪样，就能买到啥。大棚里冬天种西瓜，春天种冬瓜，都长得好好。是啊，以前农事跟着节令走，农民的春耕秋收全听老天爷安排。现在农业经济撑着季节跑，物以稀为贵，反季的瓜果蔬菜能卖个好价。同事说，这青菜萝卜十块钱买一大兜，你就不能种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吗？话

不是这么说的，我种菜为的是乐趣，晒晒朋友圈，写写观察日记。

搞不清各种蔬菜的播种季节，我因此常常要请教本地的老农。夏天已过去，我才慌慌张张撒下一把苋菜籽，结果它们刚出苗，也跟着慌慌张张地结了籽——秋天到了。翻遍菜箱的土，浇透水，准备新一轮播种。各类土壤生物被刨出，蚯蚓、屎壳郎、线虫、甲虫、千足虫，最多的还是蜗牛——都是地里的居民。

鸟儿和蜗牛还算识趣，它们总会口下留情，为我留些收成。萝卜种子撒得密了，隔三岔五拔点嫩秧来下面条，带点幽幽的苦，味道很特别。扦插在阳台花盆里的枸杞苗，指节长的一截，没怎么管理，时不时能掐一把枸杞嫩尖凉拌。枸杞抗旱又耐寒，两年时间竟长成了小树，还开出了花儿，枸杞花是紫色的。欣然“开放”的还有几只蘑菇菌包，早上出门前，菌包的顶尖冒出来一些牙签棒大小的菌芽，看样子要出菇了。索性剪掉菌包外膜，竖立安置，蘑菇已迫不及待地全部开伞。将这些开伞的

蘑菇一朵一朵剪下来，撕成条，打个蛋花蘑菇汤，没有比这更鲜美的了。瞧瞧红菜薹们吧，时令未至，有一棵苗已经抽薹了，从叶片簇拥的菜心中间举起一枝红秆秆，顶起两朵微黄的小黄花。我有点手痒，想掐来插进玻璃花瓶里，又不忍心。

意外的是，蔬菜有时候也能种成花卉盆景。有一天，朋友跑来参观我的小菜园，问我怎么能把文竹养得这么好。我也诧异，哪里养了什么文竹？她一指，原来是几株牵了藤的芦笋爬上了栏杆，一片绿意，像是轻盈的云，又像是朦胧的梦。芦笋怎会长成这样？不应该是手指粗一根一根的吗？大概芦笋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吧。去年冬天埋下的芦笋根，到今年冬天也掐不成一盘，索性任其自由发挥。我有的是耐心，反正又不与谁比赛抢时间。欣赏这样一片生机葱茏的绿意也不挺好吗？

看植物肆意生长，看蚂蚁虫子奔忙，多像上帝眼中的我们。这样的周末，是一个人的慢时光。

日子就该用来慢慢过，细细品。慌什么呢？